



冯
友
兰
著

三
松
堂
全
集

第
十
一
卷

冯友兰 著

三松堂全集

第十一卷

三松堂哲学
文集（上）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三松堂全集第11卷

冯友兰 著

涂又光 纂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392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215-01824-5/K·320

定价 (精) 12.10元
(平) 10.00元

目 录

三松堂哲学文集（上）

与印度泰谷尔谈话	(1)
柏格森的哲学方法	(8)
书评 《心力》 柏格森著 卡尔译	(20)
书评 《美国人的品性和意见》 乔治·桑戴延纳著	(27)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31)
论“比较中西”	(54)
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60)
对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	(64)
《文艺》发刊词	(76)
赫拉谟利图斯（Heraclitus）残句译文	(77)
中国哲学之贡献	(80)
名教之分析	(86)
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	(90)
中国之社会伦理	(103)
郭象的哲学	(111)
欧洲十八及十九世纪思想之比较*	(131)
泛论中国哲学	(146)
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	(151)
孟特叩论共相	(166)

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	(179)
致《大公报》文学副刊	(195)
老子哲学	(198)
中国古代哲学之政治社会的背景	(210)
孟子哲学	(219)
《大学》为荀学说	(234)
公孙龙哲学	(242)
中国中古近古哲学与经学之关系	(251)
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	(254)
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	(257)
哲学在当代中国	(267)
读经尊孔与提倡理工	(272)
在中国哲学会年会上的开会词	(274)
哲学会年会闭会以后	(276)
说思辨	(279)
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281)
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	(284)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序	(289)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	(291)
评冯振著《老子通证》	(296)
先秦诸子之起源	(299)
对于本年哲学会年会之感想	(304)
对于哲学一点意见	(306)
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	(308)
《庄子》内外篇分别之标准	(317)
哲学与逻辑	(321)

从中国哲学会说到哲学的用处	(341)
中国政治哲学与中国历史中之实际政治	(345)
《古史辨》第六册序	(359)
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	(360)
致容庚书	(371)
新旧道德问题	(375)
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	(380)
儒家哲学之精神*	(454)
先秦儒家哲学述评	(461)
宋明儒家哲学述评	(468)
对于儒家哲学之新修正	(475)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甲)	(482)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乙)	(485)
中国哲学与民主政治	(489)
人生成功之因素	(497)
中国哲学中之民主思想	(504)
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	(511)
在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哲学	(523)

与印度泰谷尔谈话

(东西文明之比较观)

我自到美国以来，看见一个外国事物，总好拿他同中国的比较一下。起头不过是拿具体的，个体的，事物比较，后来渐及于抽象的，普通的事物；最后这些比较结晶为一大问题，就是东西洋文明的比较。这个大问题。现在世上也不知有能解答他的人没有。前两天到的《北京大学日刊》上面，登有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洋文明及其哲学”的讲演，可惜只登出绪论，尚未见正文。幸喜印度泰谷尔(Rabindranath Tagore)先生到纽约来了，他在现在总算是东方的一个第一流人物，对于这个问题，总有可以代表一大部分东方人的意见。所以我于十一月三十日到栈房去见他，问他这个问题。现在将当日问答情形，写在下面。顶格写的是他的话，低一点写的是我的话。

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从前到日本没到中国，至今以为遗憾。后有一日本朋友，请我再到日本，我想我要再到日本，可要往中国去，而不幸那位朋友，现在死了，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我自到纽约，还没有看见一个中国人，你前天来信，说要来见我，我很觉得喜欢。

现在中国人民的知识欲望，非常发达，你要能到中国一行，自然要大受欢迎。中国古代文明，固然很有可观，但现

在很不适时。自近年以来，我们有一种新运动，想把中国的旧东西，哲学，文学，美术，以及一切社会组织，都从新改造，以适应现在的世界……

适应么？那自然是不可缓的。我现在先说我这次来美国的用意。我们亚洲文明，可分两派，东亚中国印度日本为一派，西亚波斯，亚拉伯等为一派，今但说东亚。中国印度的哲学，虽不无小异，而大同之处很多。西洋文明，所以盛者，因为他的势力，是集中的。试到伦敦巴黎一看，西洋文明全体，可以一目了然，即美国哈佛大学，也有此气象。我们东方诸国，却如一盘散沙，不互相研究，不互相团结，所以东方文明，一天衰败一天了。我此次来美就是想募款，建一大学，把东方文明，聚在一处来研究。什么该存，什么该废，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研究，来决定，不可听西人模糊影响的话。我们的文明，也许错了，但是不研究怎么知道呢？

我近来心中常有一个问题，就是东西洋文明的差异，是等级的差异(Difference of degree)，是种类的差异(Difference of Kind)？

此问题我能答之，他是种类的差异。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动”(Activity)，东方的人生目的是“实现”(Realization)。西方讲活动进步，而其前无一定目标，所以活动渐渐失其均衡。现只讲增加富力，各事但求“量”之增进，所以各国自私自利，互相冲突。依东方之说，人人都已自己有真理了，不过现有所蔽；去其蔽而真自实现。

中国老子有句话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西方文明是“日益”；东方文明是“日损”，是不是？
是。

但是东方人生，失于太静(Passive)，是吃“日损”的亏不是？太静固然，但是也是真理(Truth)。真理有动(Active)、静(Passive)两方面：譬如声音是静，歌唱是动；足力是静，走路是动。动常变而静不变；譬如我自小孩以至现在，变的很多，而我泰谷尔仍是泰谷尔，这是不变的。东方文明譬如声音，西方文明，譬如歌唱；两样都不能偏废；有静无动，则成为“惰性”(Inertia)；有动无静，则如建楼阁于沙上。现在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智慧”(Wisdom)，西方所能济东方的是“活动”(Activity)。

那么静就是所谓体(Capacity)，动就是所谓用(Action)了。
是。

如你所说，吾人仍应于现在之世界上讨生活。何以佛说：现在世界，是无明所现，所以不要现在世界？

这是你迷信西洋人所讲的佛教了。西人不懂佛教，即英之达维思夫人(Mis, Rys Davids)，尚须到印度学几年才行。佛说不要现在世界者，是说：人为物质的身体所束缚，所以一切不真；若要一切皆真，则须先消极的将内欲去尽，然后真心现其大用，而真正完全之爱出，爱就是真。佛教有二派：一小乘(Hina-yana)，专从消极一方面说；一大乘(Maha-yana)，专从积极一方面说。佛教以爱为主，试问若不积极，怎样能施其爱？古来许多僧徒，牺牲一切以传教，试问他们不积极能如此么？没有爱能如此么？

依你所说：东方以为，真正完全之爱，非俟人欲净尽不能出；所以先“日损”而后“日益”。西方却想于人欲中求爱，起首就“日益”了。是不是？

是。

然则现在之世界，是好是坏？

也好也坏。我说他好者，因为他能助心创造(Creation)；我说他坏者，因为他能为心之阻碍(Obstruction)。如一块顽石，是为人之阻碍；若裂成器具，则是为人用。又如学一语言，未学会时，见许多生字，是为阻碍；而一学会时，就可利用之以做文章了。

依你所说：则物为心创造之材料，是不是？

是，心物二者，缺一不能创造。

我尚有一疑问，佛教既不弃现世，则废除男女关系，是何用意？

此点我未研究，不能答。或者是一种学者习气，亦未可知。

依你所说，则东西文明，将来固可调和；但现在两相冲突之际，我们东方，应该怎样改变，以求适应？从前中国初变法之时，托尔斯泰曾给我们一信，劝我们不可变法。现在你怎样指教我们？

现在西方对我们是取攻势(Aggressive)，我们也该取攻势。我只有几句话劝中国，就是：“快学科学！”东方所缺而急需的，就是科学。现在中国派许多留学生到西洋，应该好好的学科学。这事并不甚难。中国历来出过许多发明家，这种伟大民族，我十分相信，他能学科学，并且发明科学的。东方民族，决不会灭亡，不必害怕。只看日本，他只学了几十年的科学，也就强了。不过他太自私，行侵略主义，把东方的好处失了。这是他的错处。

你所筹办的大学，现在我们能怎样帮忙？

这层我不能说，这要人人各尽其力的。中国随便什么事，——捐款，捐书，送教员，送学生，——都可帮助这个大学的。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大家联络起来，互相友爱；要知道我们大家都

是兄弟！

谈到这里，已经是一个钟点过去；我就起身告辞了。泰谷尔先生的意见对不对，是另一个问题；不过现在东方第一流人物对有东西文明的见解是如此，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我还要预先警告大家一句，就是泰谷尔的话，初看似乎同从前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有点相像；而其实不同。中国旧说，是把中学当个桌子，西学当个椅子；要想以桌子为体，椅子为用。这自然是不但行不通，而且说不通了。泰谷尔先生的意思，是说真理只有一个，不过他有两方面，东方讲静的方面多一点，西方讲动的方面多一点，就是了。换句话说：泰谷尔讲的是一元论，中国旧说是二元论。

我现在觉得东方文明，无论怎样，总该研究。为甚么？因为他是事实。无论什么科学，只能根据事实，不能变更事实。我们把事实研究之后，用系统的方法记述他，用道理去解说他，这记述和解说，就是科学。记述和解说自然事实的，就是自然科学；记述和解说社会事实的，就是社会科学。我们的记述解说会错，事实不会错。譬如孔学，要把他当成一种道理看，他会错会不错；要把他当成事实看，——中国从前看这个道理，并且得大多数人的信仰，这是个事实。——他也不会错，也不会不错。他只是“是”如此，谁也没法子想。去年同刘叔和谈，他问我：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是甚么？我说：别的我不敢说；但是我们四千年的历史，——哲学，文学，美术，制度，……都在内——无论怎样，总可作社会科学，社会哲学的研究资料。所以东方文明，不但东方人要研究，西方人也要研究；因为他是宇宙间的事实的一部分。说个比喻；假使中国要有一块石头，不受地的吸力，牛顿的吸力律，

就会打破，牛顿会错，中国的石头不会错！本志二卷四号所载熊子真先生的信上面的话，我都很佩服；但是不许所谓新人物研究旧学问，我却不敢赞成。因为空谈理论，不管事实，正是东方的病根，为科学精神所不许的。中国现在空讲些西方道理，德摩克拉西，布尔什维克，说的天花乱坠；至于怎样叫中国变成那两样东西，却谈的人很少。这和八股策论，有何区别？我们要研究事实，而发明道理去控制他，这正是西洋的近代精神！ 民国九年十二月六日作于纽约。

这篇文章做成之后，就寄给志希看，志希来信，说：“研究旧东西一段，可否说明以新方法来研究旧东西？……泰氏说的（Realization）一段，我不懂，……既然是一件事的两面，就无所谓体，无所为用，与他自己所说的也有出入。”

我答应说：要是把中国的旧东西当事实来研究，所用的方法，自然是科学方法了。中国的旧方法，据我所知，很少把东西放在一个纯粹客观的地位来研究的，没有把道理当作事实研究。现在要把历史上的东西，一律看着事实，把他们放在纯粹客观的地位，来供我们研究；只此就是一条新方法。不过要免误会起见，多说一两句，自然更清楚。

泰谷尔所谓“实现”一段，据我的意见，是说：西洋人生，没有一定目的，只是往前走，东方却以为人人本已有其真理，只是把它“实现”出来就是。如宋儒之所谓去人欲，复天理，就是这个意思。

志希说：“即是一件事的两面，就无所谓体，无所谓用，……”我说：惟其有所谓体，有所谓用，所以才是一件事的两面。体用两字，在中国很滥了，但实在他们是有确切意思的。宋儒的书，自然还没有人翻；印度的书，他们翻的时候，“体”“用”

翻成英文的哪两个字，我还不知道。那天晚上，只是随便抓了一两个英文字就是了。此外如心理学上所谓Organ, Function, 伦理学上所谓Character, Action, 都可举为体用之例。体与用是相对的字眼，如以Organ为体，则Function便是用，如以Character为体，则Action便是用。没有Organ, 就没有Function, 没有Function, Organ也就死了。所以两个是只一个东西的两面。宋儒讲体用一源，就是如此。

九年十二月十日再记

（原载《新潮》第三卷第一号）

柏格森的哲学方法

哲学并不是一件希罕东西；他是世界之上，人人都有的。人在世上，有许多不能不做的事情，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睡觉；总而言之，就是不能不跟著这个流行的大化跑。人身子跑著，心里想著；这“跑”就是人生，这“想”就是哲学。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不跑，没有一个人不想，所以没有一个人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走到乡下，随便找一个所谓“粗人”；你问他“天上有老爷没有”？“人有魂灵没有”？“人有良心没有”？他对于这些问题，决不是从来没有想过的。^①他的答案，不是正就是负；再不然，他就说：“那谁知道哇”？他的答案要是正了；那么他就是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谓软心的(The tender-minded)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就是演绎的(Going by Principle)，是纯理论的(Rationalistic)，是智识论的(Intellectualistic)，是观念论的(Idealistic)，是乐观的(Optimistic)，是宗教的(Religious)，是自由意志论的(Free Willist)，是一元论的(Monistic)，是独断论的(Dogmastic)。他的答案要是负了；那么他就是詹姆士所谓硬心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就是归纳的(Going by facts)，是经验论的(Empiricistic)感觉论的(Sensationalistic)，唯物论的(Materialistic)，悲观的(Pessimistic)，非宗教的(Ir-

^① 看 Josiah Royce 的 Spirit of Modern Philosophy PP. 1 - 2

religious), 定命论的 (Fatalistic), 多元论的 (Pluralistic), 怀疑论的 (Skeptical)。①就让他说: “谁知道哇”? 而这四个字在哲学史上也有名目, 叫做Agnosticism (此字本义就是“知道自己不知道”) 那么他就是个Agnostic哲学家了。

据此说来, 难道人人都又上大学当哲学教授吗? 也不是。因为一个哲学, 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他所给我们的态度、信仰最终的断案, 一部分是他所以能叫我们得到这些态度、信仰的方法, 这些断案的前提。夫立安 (James Ferrier) 常说: 一个哲学固然要真, 但并不是一真就算完事, 他是至少也得要真。有真哲学的人, 不一定就是专门哲学家; 因为他的真哲学, 也许是瞎猜猜著的, 也许是做梦梦著的。专门哲学家的哲学, 和普通人的哲学的区别, 就在他们的来源不同。人人都有信仰; 但是普通人只知道信仰,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信仰。他们是双脚一跳, 跳到他们的信仰里头, 就站在那里了。专门哲学家不然, 他在信仰一个信仰之先, 要先把那个信仰的前提, 及其所不能解释的困难, 与及别人反对或赞成那个信仰的话, 一切都研究过了, 觉得那个信仰可信, 他才信他。还用上面的比喻, 他所以进到一个信仰里头, 不是用双脚跳的, 是一步一步走进去的。这就是专门哲学家与非专门哲学家的区别了。②

再进一层, 我们可以说: 不但因为方法论的不同, 而生出专门哲学家与非专门哲学家的区别; 并且哲学史上, 也因为方法论的不同, 而分出许多派别, 生出许多争论。柏格森 (Henri Bergson) 的哲学的特色, 因在他本体论上的一个“变” (Change),

① 看William James的Pragmatism P.12

② 看William James的Pluralistic Universe, PP.13-14

却也在他方法论上面的一个“直觉”（Intuition）。所以他的哲学，称为变之哲学（Philosophy of Change）^①，也称为直觉的哲学（Intuitive Philosophy）^②。而“直觉”这个方法，从前虽也有人常用，但却没人正式提出鼓吹。现在柏格森把他正式提出，好象一个哲学方法的革命；所以无论赞成或反对柏格森的人，都以“直觉”为辩论的焦点。好像中国从前也常常有人用白话文，但总是无意的。近来一把他正式提出，就轰动一时，称为文学革命；无论赞成或反对“新潮”的人，都以白话文为争论的焦点了。所以我这篇要单讲柏格森的哲学方法。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则不偏，庸则不易”。这几句老生常谈的话，实则很是精确。天下至精的道理，往往都是很平常的道理。所以哲学科学上的发明，猛一听说，是很奇怪；一转想，却是极平淡的。哥白尼（Copernicus）以前的人，都说是日绕地；哥白尼说，也许是地绕日。一般人都说“物”先存在，所以我们才能看见他；巴克来（George Berkeley）说，也许是有人去看他，他才存在。诸如此类，只在一个转语，当时令人觉得另有天地。柏格森所讲的直觉，也不过是对于欧洲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下一个转语罢了。

现在先讲欧洲的智识主义。自从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就讲：凡天下之“物”，他的要素（Essence）是真的，现象（Appearance）是假的。一个“物”的定义，就包含他的要素；要素一定真，所以定义也一定真。我们要知道一个“物”的定义，不管那定义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说那“物”是一定

① 这是柏格森自己定的，见H. Wildon Carr的Henri Bergson, the Philosophy of Change.

② Albert Steenbergen有一书，名Henri Bergson, Intuitive Philosophy.

如此了。智识主义，要仅止于此，本来有益无害。但是世间的法律，信条，起先都是达目的的一个法子；后来成为习惯，最后就变为专制魔王，不但不能达目的，反而为达目的的阻碍了。智识主义，也是如此。我们要想把一个“物”，弄的可以讲说，自然须把我们所得于那物的知觉（Perception）变为概念（Conception），把那概念，发为定义。好像我们要给一个人照像，不能不用照像机给他留下一个影子。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概念，是那个活东西的死影子，不可执著他就是了。欧洲极端智识的坏处，就在执著概念；概念是什么，那东西一定是什么。好像看见像片上一个人的手是下垂的，就一口咬定说他永不会抬起来。这不是笑谈。希腊哲学家然诺（Zeno）的哀琪来斯（Achilles）赶不上龟的辩论，就是一例。让龟先走一步，顶能跑的哀琪来斯就永远赶不上他。因为然诺以时间空间为可以无限分割；等安琪来斯走到龟所到的地方，龟又往前走了；如此类推，所以永远赶不上。最近布拉特来（Bradley）对于“糖是甜”这个命题，很发生困难；因为“糖”只是“糖”，“甜”只是“甜”，怎么会连在一块呢？有个“是”字在当中也不行；因为“糖”同“是”，同“甜”的中间，还得要介绍呢？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好像《仪礼》上说，士无介不相见；那么严格说起来，一个人就永远不会有朋友了。中国“白马非马”的辩论，也是此类；“白马”只是“白马”，“马”只是马，怎么会弄在一块呢？这就是极端智识主义的弊了。要真执著时间空间可以无限分割，那么一秒钟不但永远过不完，而且就不能过，一瓶水不但永远倒不完，而且就倒不出来；并且可以说世上不但没有完全东西，而且永远不会有东西。因为要先过一秒钟，须先过半秒，要先过半秒，须先过四分之一秒……水要滴一珠，须先滴半珠，要先滴半珠，须先